

王季立和他的《螺湾贾棹》

■刘西森 刘碧莹

王季立其人

王季立，名贞，字季立，明洪武年间生人，家居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出身官宦书香门第。他是唐朝散骑常侍仲舒的后裔，宋代文人双溪先生的第八世孙。散骑常侍是唐代的官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虽无实际职权，但有尊贵之名，多为将相大臣之兼职，从三品阶。双溪先生是南宋颇具盛名的文人。婺源是徽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历代文人荟萃，英杰辈出，历史上中进士者近六百人。厚重的地域文化和书香家境使王季立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熏陶和濡染，对诗词歌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启蒙很早，入塾即学业大进。稍长，即被选送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监生。国子监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监生的来源或为各地保送的优秀学子，或为皇帝特许的有培养前景的天资聪慧青年。王季立入监读书，以此走上了以功名至仕途的人生道路。

明朝建立以后，全国战争已经结束，人民饱受长期战争之苦，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国家财库空虚需要发展经济，百废待兴。军队不打仗了，解甲归田，大规模的军垦屯田成为首选。因此，凤阳作为大明王朝的龙脉之地，明太祖朱元璋设中都留守司驻凤阳，下辖八卫一所，这一所便是洪塘湖千户所。其后，王季立以监生功名任凤阳洪塘湖千户所吏目。吏目本是州一级才设置的官员，掌管出纳文书或分管州事。洪塘湖军屯的大量工作是修堤、围塘、造田和耕作，在吏目职位上显现出才干之后，王季立升山东省东阿县知县。明成祖永乐十年改任鄆城县知县。史书记载他为“文学政事兼优者”。宦门文士的家世与徽州文化的培育成就了他的文笔才华。

在鄆城期间，他深入体察民风，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凝于笔端，写下了大批吟咏当地风物、景观、名胜、古迹的诗篇。明朝嘉靖年间修《鄆城县志》，收入王季立所写十首诗，记鄆城十处景观，分别是“东麓暮鼓”“西寺晓钟”“神井蟠龙”“僧幢古碣”“崇台化石”“潭水流鸂”“潭水渔钓”“螺湾贾棹”“莲浦熏风”“竹园春雨”，并以此为题各赋诗一首，记鄆城十处景观之详情，其中《螺湾贾棹》是一名篇。到崇祯十年（1637年），知县李振声又修《鄆城县志》，首题“滎阳八景”称谓。内容延续王季立原诗，去掉其中的“崇台化石”和“竹园春雨”两处，改《莲浦熏风》诗题为《池荷映日》，改《潭水渔钓》为《滎江渔钓》。滎阳八景分别是：“东麓暮鼓”“西寺晓钟”“神井蟠龙”“僧幢石碣”“潭水渔钓”“螺湾贾棹”“潭水流鸂”“池荷映日”。清顺治本《鄆城县志》和清乾隆十年本《鄆城县志》均沿用此称谓收入，但到清乾隆十九年本《鄆城县志》收此诗时，将诗题《螺湾贾棹》改为《螺湾河》，未明因何而改，以至于今人胡世厚等编《历代诗人咏中州》时也用《螺湾河》作题名。可能是他们仅仅看到了这个本子的缘故。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鄆城县记》仍用《螺湾贾棹》作为题名收入该诗。《螺湾贾棹》作为“滎阳八景”之一历数百年被传颂至今。这首诗与其他诗文一起展现了明初漯河的社会风貌，留给了后人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也成为今天展现漯河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张名片。

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小院，大门外的墙上挂着一块刻着“韦宅”字样的牌匾。穿过甬道直至客厅，从院内的简陋到客厅的平常，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刚刚进京的低级官僚靳新安的家。此时的老者正值壮年，他青衣小帽，正在客厅里焦急地踱着步，似乎是在等什么人。年过半百的管家进门禀报：“禀表老爷，我家老爷回来了！”被称为“表老爷”的等人者急忙整装出迎。管家打帘，六品武职装束的中年官员韦金榜匆匆走进客厅，身后还跟着一个西装革履的洋人。

“表叔！”等人者一边问安，一边躬身施礼。在管家的帮助下脱了官服的韦金榜急忙拦住说：“耀堂呀，自己亲戚，就不要行那个俗礼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指着身边的洋人说：“这位，是法兰西国驻我大清领事馆武官参赞戈巴先生！”

锅巴？被叫作耀堂的人把戈巴听成了锅巴。“你要办的事戈巴先生能帮你的忙啊！”韦金榜回头又对戈巴介绍说：“戈巴先生，这就是我对你说的我的表侄，姓陈名星聚，字耀堂，举人出身，他要仿效曾国藩大人在家练勇，保境安民，为朝廷出力呀！”

陈星聚谦虚道：“表叔夸奖了！”还要多说，却见戈巴已经向自己伸过手来，他不知所措地看着被他称作表叔的韦金榜。

韦金榜却大笑道：“哈哈……戈巴先生，我这个表侄没进过学校，更不知道贵国的礼节，有什么话你就给他直说吧！”

戈巴操着还不是十分流利的中国话：“韦大人，你这个表侄我很喜欢，他要购买军火我们可以帮助解决，只是价钱……”他打住话头，和韦金榜耳语了起来。一番耳语后，韦金榜把陈星聚拉过一旁。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陈星聚点了点头。

被陈星聚在心里叫作锅巴的法国人戈巴见陈星聚点头，立即兴奋起来：“陈先生，你对皇帝的忠心我们十分欣赏，只要你是为了效忠皇帝，剿灭乱民，你需要的武器我们会全力供应的！”说着，他拉起陈星聚的手狂笑了起来……

在老者的眼里，当时的那个法国人锅巴依稀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洋人，只是和当年比他增长了年龄，也多了几分老辣和狡猾。

仍然是西装革履的戈巴也在极力回忆着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眼前的这个老者，但是他好

关于诗题

“螺湾贾棹”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点，二是景物。螺湾，按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颍川郡志·卷十二·鄆城县》“津渡”目下记：“螺湾渡在县东五里，乃沙河交汇之处，钓、许、陈、蔡南北往来之冲，二水环如海螺，因得名。”由此可知，螺湾时为一渡津。螺湾地名之始依其地理环境条件为据，因水环如螺，河状有湾而来。嘉靖中叶，地方文献记“螺”则首次出现去“虫”为“水”，改“螺”为“漯”，仍读“luo”音的记载。后来记为“漯湾镇”、“漯湾渡”、“漯湾店”三个不同的称谓，表明其已具备多种社会功能——“镇”为行政管理功能，“渡”为交通津道功能，“店”为商旅行便功能。漯湾已经成为鄆城乃至周边一重要商镇。“贾棹”是景物。贾，指古代设肆售货的商人。按郑玄的解释，“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也可以当做买卖来讲。《韩非子·五蠹》有“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之句。棹，即是划船的桨。《楚辞·九歌·湘君》曰：“桂棹兮兰桡”，也指船。徐彦伯《采莲曲》诗中称“春歌弄明月，归棹落花前。”这样，“螺湾贾棹”就可以通俗解读为螺湾河上的商船。

诗文内涵及其艺术特色

《螺湾贾棹》诗曰：“沙河东流碧，螺湾汇双河。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地卑物产少，耕稼惟乌禾。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巨商割民脂，民赖苏沉痾。遭与岁时积，吾其奈民何。”

诗的第一句即点名沙河，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地点交代。沙河，发源于豫西伏牛山深处的鲁山县老君山，流经郑、叶、襄、舞、鄆、商人颍，为淮河一主要支流。碧，原指青绿色的美玉。郭璞注：“碧，亦玉类也。”意为青绿色。江淹《别赋》有“春草碧色”语。杜甫的《十八蜀相》有“映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春”的诗句。柳宗元《溪居》诗也有“往来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的句子。可见，历代文人多爱用“碧”字状物，给人以形象逼真的感觉。诗的开篇即写，一条大沙河像一条玉带，从伏牛山深处蜿蜒而来，东流江淮而去。这个“碧”字写出了大沙河的形与神，给人以清新溶动之感觉。“螺湾汇双河”指沙河与澧河在螺湾相汇合。沙河如前所述，澧河发源于南阳方城县，流经叶县、舞阳、鄆城在螺湾汇入沙河。二河相汇为一，从此东流，至周口入颍河。这样，便在豫中平原上形成了一个肥美的小三角洲地带，成为承转四方的水陆交通要冲。“舟行此焉薄，估客南来多。”写螺湾河码头的兴旺。古时交通主要靠水陆承载大量货物的运输，江河之便，舟楫之利为历代商家所首选。焉薄，即淹泊，停留之意。大批的货船从长江、淮河、颍河溯流而上，在这里抛锚，河面上船桅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三）

■余 飞

像什么也没有想起来。少者把倒在地上的中年汉子扶起，看到他嘴上的血迹，回身就要再向洋人问罪。先前被围的洋人一看形势不对，急忙拉着还在苦思冥想的戈巴匆匆走了。围观的人看洋人走了，也渐渐散去。逐渐恢复平静的中年汉子这才有机会捧剑向老者躬身致谢：“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啊，不谢！”老者就是陈星聚，他的回忆也就此被打断。看到面前的剑归，陈星聚忽然闪过险些被洋人夺去的剑产生了兴趣：“敢问，这剑……”不待陈星聚把话说完，中年汉子已经把剑递送了过来。陈星聚顺手接过宝剑，并抽剑出鞘，这才发现剑上有铭，便就着日光仔细观看起来。突然，他的脸上陡现惊讶之色。中年汉子看陈星聚看得认真，就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问道：“老人家看此剑？”“好剑！好剑！”陈星聚脱口称赞，还剑入鞘仍然爱不释手。“好在何处？”“精钢练就，历经战阵，虽逾千载，至今仍未寒光逼人，再看剑上有‘高’字铭文，不知是前朝哪名家将所持？”“老人家可知当年岳家军大战小商河？”陈星聚一愣：“啊？莫非此剑和小商河有什么关系？”中年汉子道：“既然知道小商河，那就应该知道，那马踏淤泥河被金兵乱箭射死的杨再兴身边还有二位将军同被射死，其中有一人姓姓高……”陈星聚着实大吃了一惊。他的老家就在小商河北边三五里地，关于那场荡气回肠的抗金大战他从小就耳熟能详。岳飞手下大将杨再兴追金兀术因雪掩河面而马陷河中，被金军乱箭射作刺猬般如屹立不倒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家乡。眼前这个书生模样的汉子竟然说起和杨再兴同时被射杀的身边偏将高兰。此话一出，竟让他的眼里陡然放出光来：“莫非这是高兰将军的遗物？敢问

林立，白帆片片，绘成了一幅壮观的河港图。估客，即商人。众多的南方商人来这里寻找商机，设店经营。“江淮百货萃，此处星辰罗。”写商埠的繁华。江淮百货，意指南中国各种名优特产品。萃，聚集的意思。星辰，星的统称。《尚书·尧典》：“历象明星辰。”李商隐《无题》诗有“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之句。罗，本意是捕鸟的网或细密的筛子，形容非常密集。螺湾河岸上店铺林立，鳞次栉比，各种京广杂货、土特物产、苏杭丝绸，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呈现出一派繁华兴旺景象。

作为一名地方官，王季立在咏颂赞美当地的繁华之时，仍然心系百姓。他把笔锋一转，直面民生。地卑物产少，耕稼惟乌禾。漯湾河一带地势低洼，旱涝灾害频仍，广大农民只有靠耕种土地和养些家畜维持生计。“木棉茧如雪，收入云间梭。”这里有种植棉花和养殖桑蚕的农户，所产棉花和蚕茧质地良好，如同雪一样洁白，可以用来织布裁衣；也有解释为棉花和桑蚕茧作为原材料被商家收购，运至江苏一带，因为江苏松江府别称云间。“巨商割民脂，民赖苏沉痾。”按照上下文联系，上述棉茧等农产品有一部分作为商品卖给收购的商家，但不得不接受无情的盘剥，像被刀子割去身上的肉。农家惨淡经营，像久病的躯体要想强壮起来，只能靠慢慢恢复，靠长期休养生息。苏，醒过来，病体复原。沉痾，长久的病。联系元末明初的社会状况，长久的蒙人统治和连年的农民战争，使得中原地区饱经战乱之苦，民生凋敝，哀鸿遍野，民众多经历了一场大病的沧桑老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那就只能慢慢康复了。“遭与岁时积，吾其奈民何。”遭，拖欠，这里指老百姓所欠粮赋逐年增多。面对老百姓日益增多的粮银赋税，深知人民群众并不宽裕的家境，王季立没有选择强迫和催征，而是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情况就是这样，我也奈何不得老百姓啊。

从艺术风格来看，《螺湾贾棹》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现实主义笔法，以汉乐府诗风和杜诗直面社会为仿照，对书写对象进行白描直叙，使人对作品有真实自然的感觉，写河，写船，写商，写民之疾苦，跃然纸上。从修辞手法来说，运用了多处的比喻，让读者能够更加生动形象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如：用碧玉比喻沙河的美丽，用星辰比喻商舖的众多，用雪比喻棉花蚕茧的净白，用沉痾比喻农家的贫穷等，从而增加了诗文的感染力。

这首诗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六句写盛景，抒发其赞美和热爱；下部分八句写民情，倾诉其同情和无奈。既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封建士大夫关注民生、体恤民苦的思想情感，更难能可贵的是给后人留下了一幅碧水清流、翠绿满目的风景图，一幅船桅林立、繁花似锦的人间画，的确是一首引人遐思、回味悠长的风情诗。

儿女情长

老妈的番茄

■瑞 琦

休息日，回家看老妈。她原来跟我们一起住在城里，后来拗不过她，我们只好任由她回老家。用她自己的话说不习惯住楼房，不习惯没有街坊邻居的热闹。用我们的话说则是忙碌了一辈子的她，不习惯闲下来的日子。

进得院门，我看见老妈在侍弄番茄架，我说了声“我回来了”。

“回来了？”老妈没抬头，应了我一声，继续侍弄着番茄。

这个老妈，也不站起来扶我一下。我把带回来的东西放屋里，出来看她忙活。

“妈，您干啥哩？”我明知故问。

“没看我捆洋柿子架哩！”老妈还是没有抬头。

“不是好好的？还捆啥哩？”我继续问。“你看看，架子都快倒了，不捆，洋柿子都挨着地了。”老妈说着话，继续着手里的活，头始终没抬。

我一看，可不，在老妈手扶处，几个硕大的番茄已把架子坠歪了，几乎贴着地。我赶紧过去帮老妈扶着，她麻利地用绳子把耷拉着的番茄茎捆到架好的竹竿上。一会儿工夫，一株株番茄就在老妈的侍弄下挺直了腰。

“给，洗洗吃吧！”老妈站起身，顺手摘下

一个橙黄色的番茄。

“熟了？还不红哩，酸不酸？”我接过番茄，不太信任地问。

诗风词韵

梦里童心

■左 彬

若隐若现的笑脸，趣趣的符号
眸子里装着天蓝水碧，脑子里想着花红柳绿
自然本真、自由身心
袒露思想用心做人，太简单也真快乐

春天就一定鸟语花香春风扑面
冬日里的雪花必然是洁白明艳
湛蓝湛蓝的思维，清纯善念的人性
多么真实的生命，多么浓香的快乐
真的想重回童年，多么揪心扯肚地眷恋

叶子说……

■盈盈一笑

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舍，就写在脸上
写在每一条脉络里
写在，你随风摇曳的舞步里
你是女儿，迟早要盛装素裹，走向花轿
你是儿子，最终要脱离母体，自成一家
你不说，我也知道，爱慕，就回落在风中
回落在金黄的秋色里
回落在，你如诗如画般的思想形状里

你是爱着的，只是与我隔了冬春夏三个季节
你是恨着的，只是你不懂我已等了一个轮回
你不说，我也知道，笑容，就映在夏风里
映在斑驳的皂角树上，映在你坚强的心壁上
你的坚持，我懂
更懂那迎风而立背后的故事
你的坚守，我懂
更懂那木秀于林一路的艰辛
真的，你不说，我也知道……

道：“这就是新任知县陈星聚陈大人！”

“怎么？看着不像？”见高文仍然愣着说不出话来，陈星聚默默地往前跨了一步。一缕斜阳从树枝间穿过，正好照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让人看到了刚毅、慈祥 and 忠厚。

“像！像！”高文喃喃说着，并且不转睛地看着陈星聚。突然，他像着了魔一般转身冲向衙门，并一路高喊：“新任县台大人到了！新任县台大人……”

紧闭的衙门霍然洞开。清同治九年（公元1869年）的春天，已经空缺近一年的仙游终于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新的知县，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陈星聚。

陈星聚，字耀堂，河南临颖人，道光二十九年乡试中举，四十七岁那年在老家练勇，并参加平捻守城有功，被授知县衔。一年后补缺至福建古田实授知县，此后的八年间他先后在建安、闽县、顺昌沿海四个县任职，连年政绩卓异，并由军机处记名。此时，恰逢仙游连续两任知县被劫出缺，时年已过半百的陈星聚又奉调仙游来救火了。

在他接到总督衙门的调令之前，他就知道这里已经连续两任知县因治理不力，民生凋敝，且有多人连续失踪案不得破，或遭士绅联名弹劾去职，或被朝廷锁拿进京问罪。因此，在准备赴任来此的同时，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个风云诡谲且已被福建官场视为禁地的沿海小县做了深入了解，最终决定微服上任，以便对这里进行更进一步的考查。于是，一身便装的他和他十年有余、身兼管家和护卫，且有军功在身的本家侄子陈福一起轻装简从进入仙游，一路暗访，终于在十余天后来到了他将要主政的仙游县衙。

然而，已经在沿海官场浸淫八年的陈星聚，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在这里遇到那个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交集，而且还继续有交集，直至一生的法国人。当然，这是后话。

（未完待续）

